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人们



第2輯



战斗在原野

河南省文联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战斗在原野·····	周 熹 (1)
不眠之夜·····	醒 子 (10)
灯·····	周家学 (16)
鉄路綫上·····	張孔修 (20)
荒沙灘上的金銀庄·····	王根柱 (27)
和山火斗争·····	徐 光 (35)
沙漠一昼夜·····	樊 飞 (41)
太行山脚下·····	湖 涌 (47)

战斗在原野

周 熹

清晨五点钟，我们乘汽车出发到距我们驻地数百里的地方去执行抗旱种麦任务。稀疏座落的树林和农庄，广阔无垠的原野，在晓风残月中，分外给人一种娴静的感觉。天空蓝得发黑，不挂一丝浮云，看来又是个秋高气爽的晴天。一想到晴天，我们心头便不由得沉重起来。尽管汽车已经开得够快了，但车上还不时有人向司机台发出“快点，更快一点”的喊声，恨不得一下飞到目的地。

汽车接近目的地时，沿途都有人向我们招手、鼓掌，有列队欢迎的群众，也有单个向汽车鞠躬或行举手礼的小学生。这些情景，都使我们非常感动。

到达目的地以后，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被编成一个小组，分派在一个农业社的生产队里，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第二天，我们便下地去播种麦子。播种时，先要挖洞，然后撒种、泼水，还要挑水。其中最艰苦的活，要算挑水和泼水了。水桶是经过我们挑选过的，是全生产队仅有的几担家用大桶，一担百把斤，挑个来回有好几百公尺；泼水则须提着水桶走动，按小组的规划，还要揪着桶底来倒水，不能一瓢一瓢去泼，因为那样干，即使拚死命，一人一天也种不上二分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长方英同志和大个子老广潘一洁同志，

照例是包挑包潑，別的同志只是輪着干。所謂照例，是說在以往的种种劳动里，比如防汛搶險、筑營房、修馬路等等，他們都是包着重活干的，而且一定是干得出色。凡是老战友都知道，老方是在解放戰爭中活捉白匪劉淦时就揚了名的“鋼肩鐵腿”，而老广按他自己說：“在下好賴是个軍事体育教員”，言外之意就是肩腿腰臂都多少有些工夫。我們吃飯時，干的总託他們多吃，碰上稀的不够，也先託他們吃飽。

当天社里派了一个年輕人和我們一起干活。这人手脚圓活，秀眉小口，很有些象姑娘。且不爱多說話，和我們見面時，只說了一句“向同志們見習見習”，以后便只微笑、點頭。但那眼珠子却活溜溜地偷偷打量我們，睃了又睃，好象要从身上发觉一点他感兴趣的東西，但又遮遮掩掩、要看不看的，越发象个姑娘了。这时，大个子老广用家乡話开玩笑地說：“大家注意了，农业社派了个大姑娘跟咱們一道干活来了。”我們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那个年輕人听不懂話，但也跟着笑了。

我們把最輕的活——撒种，託給年輕人干，他当下也只是微笑，沒有推却。但撒得却是又快又好，那种子象数过一样雨点般落在洞的正中，連老广潑水，都有点赶不上来。这使我們非常佩服。我們自己也把动作更加加快了，那潑水的，挑水的，挖洞的，就象龙式水車的每节車腸，一个紧接一个，互不相託。

正当大家埋头干活，年輕人忽然找老方攀談起来，而且眼珠子竟然不再盯人了。

“你們都是一九五四年入伍的？”

“不，还早一点。”

“哦。你們都上过学？”

“是的，上过一点点。”

“哦。你們受累了吧？”

“没有什么，不过，我們干活都很外行。”

我們都很高兴年輕人能主动說話了，而且說的不止一句。大个子老广剛想又用广东話开个玩笑，又見那年輕人忽然把麦种丟下，脫去棉衣，整了一下腰帶，二话不說，就去搶另外一个同志的扁担和水桶。一搶到手就放开脚步，紧跟着老方挑起来，一担，两担，由快步逐渐变成跑步，很快就把老方摔在后头。来势是那样狠，神情是那样緊張，很使勁，也很沉着。一切似乎表明，他是在向老方挑战了。他方才那样啄我們，正是为了找对手。“这下可看老方的了。”我們想。但老方似乎不大在意，他一不解絨衣，二不理腰帶，只卷上了一节褲管，同时也順便對我們作了一个鬼臉。之后，便是一个箭步，挑着水从收割过的芝麻地里直插过来。芝麻地里滿豎着象刀削过一样又短又尖利的芝麻莖。他走过时，只見那脚掌微微抬起，輕輕放下，急促輕巧，一如巫師在紧鑼急鼓中踩动了法步。那芝麻莖在他脚板下发出清脆的响声，一根根都被压翻，而脚板却不曾受一絲伤害。但那年輕人也跟着赶来，健步如飞，毫无畏色。这时，两根扁担似乎不曾着肩。那两梢上下閃动，在空中划出无数条鮮明的弧线。

他們一交手，大家也跟着更加緊張起来，沒有一個人能把腰杆伸直一下，也沒有誰說一句話，連大个子老广也只顧得揪着桶，埋着头，一个勁儿往洞里潑水，来不及道半句开心話。

記不清过了多少時間，大家只覺得喉嚨里快要冒烟一样，很想喝水，哪怕是水坑里那渾濁的涼水。一看年輕人，臉也紅得象个熟透了的西紅柿，太阳穴上的血管根根突起；兩只手不断將扁担从左肩移到右肩，又从右肩移到左肩，一件布褂子，沒剩下一条干紗。而老方却还是剛才那樣子，不动声色地只顧挑水，也还穿着絨衣。“这下可够‘大姑娘’受的了。老方这小子也

不大象話，何必定要把人家整哭呢！”我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只見老方已經把担子擱下了。他用毛巾擦着臉，一面抬起手來看表，一面對大家說：“快吃午飯了，歇歇吧，大家歇歇吧。”那年輕人似乎沒有聽到，還挑着桶往井邊走去。老方只得向他招手道：“歇歇吧，到這邊來喝水。”年輕人挑着桶走來，邊走邊解着衣扣說：“寒露過去了，還這樣悶熱，天反常，天反常，怕是要下雨了吧。”我們听了都會心地笑了起來。他自己卻沒有笑，一放下扁担，就拿碗舀了一碗水，遞給老方喝。“你先喝吧，喝吧，我自己來。”老方推託說。“喝水也客氣，今年同志們到俺地來可只有水喝，等明年麥子丰收了，你們再來，俺們一定喝酒，一定喝酒。”

我們原先還顧慮勞動競賽在抗旱中不一定能順利開展起來，現在，年輕人居然首先發動了，而且顯得那樣頑強，我們不由得特別興奮起來。

當時年輕人和我們說了很多話，卻沒有提及剛才競賽的事。我們以為年輕人自尊心強，自己比不過人，不好意思再開口。但在第二天，社的黑板報卻登了一篇“向解放軍學習”的社論性的文章，說我們一人一天播了三分多地，打破了當地播種的最高紀錄，並號召社員向我們看齊，以勝利完成抗旱搶種任務，等等。此外，還有一樁事，便是當我們吃飯的時候，有些老大娘和小孩子圍了攏來，老的問寒問暖，小的叫着叔叔，很够親切，只是他們老瞧着不走，分明帶有參觀、視察的性質，這使我們大為驚奇。後來一打听，原來那個年輕人在當天晚上就把白天競賽的事在眾人中作了近乎誇張的宣揚，他除了介紹種種有關情節，並且承認自己在競賽中確實招架不住以外，還給我們作了一個“三快”、“一慢”的結論。那三快指的是干活快、走路快、吃飯快，一慢便是說話慢。干活和走

路，他是見過，說話慢那是我們怕老乡听不懂，有意說慢的，他也見過，只是吃飯却不曾會面，这大概是他由干活和走路联想起来的，认为干活走路既然那么快，想必吃飯也是够快的了。

由于那个年輕人的宣傳，更多的年輕人都喜愛并且要求和我們一起干活，口說是向我們見習見習，其实都抱有“比一比看”的打算。这一来，倒給社里添了麻煩，因为在抗旱运动中，哪門活都不輕松，需要把強弱劳动力配搭均匀，不能光把强的湊在一起。后来，我們不得不把我們小組拆开，分散到各个生产組去。这样，竞赛的风就吹到了各个角落，抗旱种麦的热火一天旺似一天。这其中我們当然不一定都能占上风，因为我們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老方、老广那样的“鏽肩鉄腿”，在劳动技巧上，很多方面还不如人。但不論輸贏，彼此从沒有計較过，竞赛一次，友爱团結反而加深一层。因为大家都是抱的一个念头：抗旱种麦，保証明年丰收。

天气漸漸冷了下来，霜降快到了。清晨下地，手指头似乎有些痙攣，人們心里也添加了一份焦急：季节留給播种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抗旱搶种的緊張程度，每时每刻都在增漲，夜間劳动普遍开展起来，我們小組也由分散种麦轉入集中打井。打井比起种麦来，是更为艰巨的任务。井里的土是出奇的堅韌，簡直是防彈玻璃，連大圓鋤都吃不上勁，用十字鏟又張羅不开。我們只得使用鯉魚尾式的大鉄鏟，一鏟一鏟地把地皮剝开，震得渾身发軟，虎口麻木而且流血，由于麻木，流血倒不覺得怎样难受。

井下干活是談不上休息的，因为下身浸在涼水里，一息汗就会冷得发抖，比干活更加难受。除了泥便是水，地又滑得象

抹了油，所以連“坐井觀天”那份滋味，也是不敢嘗試的。因為天雖可以望，但只能站着，而且要老老實實地站着。

井挖深了，上下井很不方便。我們不得不利用從井底拉泥用的吊杆，在它的下端系上一個牢靠的掛鉤，上下井時，把腰帶掛在鉤上，雙手捉住杆子，象拉泥一樣送上送下。只要掌握得好，安全不成問題，並且，還可以在空中表演一些簡單的動作，比如：雙手向左右平伸，兩腿自然下垂，成個“十”字，兩腿一分，又成個“大”字，等等。但一般人都被禁止在空中作任何表演，只有老廣一人例外，不但例外，有時甚至还歡迎他多作幾個哩。

打了幾天井，我們的肚皮也被打大了，吃起飯來就象機器采煤一樣，特別的快，也特別的多。但這一點也只有老廣一人例外，因為他本來是輕微的關節炎，忽然變得厲害起來，連每天仅有的五六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也被這份痛苦占去了大半。

算來只有兩天加兩個夜班，我們便打好了第一眼井，還安上了解放式水車。試車時，清亮的泉水從管口象珍珠一樣地吐出來。水車的胃口很大，很快就把井水汲干了。井壁縫里的水冒得也很快，不一會，又是半井清水，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井旁那一大片地，從此就不用再指望老天爺何種恩賜了。老鄉看得都很歡喜。有位老大娘抱個胖娃娃，她用娃娃的手拭着眼淚對我們說：“謝謝你們，同志們，我們一百年也忘不了的。”

我們打好了幾眼井以後，便負責那幾眼井的推水工作。當地解放式水車通常都用牲口拉動，但現在是井多牲口少，我們便爭着干了這個活。那井架很低，汲水時，不論推的拉的，都要把身子放得幾乎和地面平行，象河灘上的轎夫那樣，圍着井口圓圈轉。有一天早晨，我們去推水，剛推動水車，就听得嘩

啦一声巨响，水井的鏈条忽然掉到井里去了。要在平时，这尽可設法試着从井上慢慢打撈，但現在正是搶种的最紧要关头，停工待水，那是多么不能令人容忍的事故。

当我们几个人都同时去脱棉衣搶着下井时，老方阻住說：“不行，同志們，只要一个人下去。”“我下。”“我下。”“大家都不下，我是組长，应当我下。”“不是下井去游泳，我会潛水，让我下去吧。”老广这样請求。“不行，决不能让他下，还是我下。”大家都搶着說。“誰也不下，我是組长，应当我下。”老方說着便要下井。这时，老广一手摔掉自己的棉衣，一手抓住老方說：“我的两只腿重要，还是抗旱重要？我不下也行，总得要人下，誰会潛水，誰就下去。”

大家都默然了。那井水停了半夜沒用，黑沉沉足有丈多深，不会潛水，是万万撈不上鏈条来的。左思右想，最后只好让老广下井去。地里的老乡看見有人光着膀子下井，也都忙着赶来。头一天和我们竞赛的那个年輕人，独自跑在前面。

“鏈条掉下井去了。我們大意了，事先沒有檢查。沒有关系，很快就会上来的。”老方向那年輕人解釋說。“我們以为出了啥大事，鏈条掉了，不能另外設法嗎？霜天下井，这不是买病上身？快回去取竹杆和鉤子来，还要帶繩子！”年輕人一面向老乡吩咐，一面却向井里喊道：“上来，上来，快上来呀。”

“人已經下去了，很快就会上来的，不用再費事了。”我們向年輕人要求。这时，老乡都圍着井口，伸长脖子瞧着井下。忽然一声大叫：“上来了。”只見老广的头已經露出水面，双眼閉着，大張着咀。那年輕人一看下井的是老广，便立时厉声大叫起来：“方組长，你是怎么搞的，說什麼也不能让病人下井，你敢負責，我們可不敢負責。”那声音，那神气，是那么剛强固执，完全不象我們第一天見过的年輕人了。“同志，請你放

心。我們是人民解放軍，当然，我們的生命和老百姓的一樣寶貴，但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必要時它也同樣可以犧牲，這是我們每個革命軍人的責任也是我們每個革命軍人的榮譽……放心吧，不要緊的。”年輕人沉默了，似乎老方剛才說的話，使他感動而且信服。但不到幾秒鐘，他又向井里喊道：“上來，上來，快上來呀！”

前后不過五分鐘，老方真的上來了，鏈條也上來了。老鄉早已燃起了一團大火，還端來一碗小曲酒，要他喝着解寒，他呷了一口，老鄉又逼着要他喝完，他只得撒個謊說：“書上載着有，西藥郎中也當我面說過，酒能敗血。不信？喝酒的人那個臉上不帶白？對了，我這寒腿，”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腳，“要是多喝酒早就完蛋了，不上三十，就得進殘廢院。唉！酒就是好，可惜不能喝！真倒霉！”听他說的，活神活現，好象真有那麼一回事，把老鄉果然給哄住了。那碗酒也便端了回去。

停工了十幾分鐘的水車，這時又咕嚕嚕地恢復了工作。至于鏈條為什麼會掉進井去，却一直等我們返回部隊，接到社內來信以後才明白。原來是當地一個被管制的地主，黑夜破壞了的。

每天晚飯過後，略微歇歇，人們便開始了夜間勞動。夜里干活，一般限于打井、推水、挑水澆地或犁地，播種是不便的。要說勞動質量和工作效率，黑夜並不見得比白天低多少，但皮里終歸不如白天方便，使用工具，全凭經驗，高低輕重等等，也全凭听觉和触觉去辨認。一不小心就會出岔子。由于這種分心，人便覺得易于疲乏。減衣脫帽也容易傷風。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彼此相互關照。年輕人一熱就脫衣，老年人總是說：“不能歇一歇，還去买病上身？”有誰“唉呀”一聲，旁人便問：“怎麼啦，腳趾又踢上石頭了？”這樣三言兩語，听

来很平淡，却无比亲切。

夜間劳动，除有人提着馬灯来回走动照料外，还要燒起一堆堆熊熊的野火。远远看去，就象从地里綻开出来的千万簇奇异的花，把天地点綴得更加壮丽。人們歇息时，便自动挨个靠火旁坐下，抽烟喝水，講究点的，还带来自家收种的葵花子、瓜子，当作夜宵。参加抗旱的学生們，这时大都不用欢迎便自动哼起曲子，助助熱鬧。社內各級負責同志，有的也趁这时候和社員們隨便談談，商量个工作什么的。这样向着火，有吃有喝，有說有笑，覺得特別溫暖。一天的辛勞和緊張，是可以从这里被解除的。

然而，也就是这种場合，最容易触动人們去回忆往事。当地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回想起一九四二年来。那是个多么苦难的岁月：飢餓，死亡，流浪，搶劫。凡是活路，人們都找遍了，凡是死路，人們都走遍了。有誰能用一組文字去交代清当时的惨象？然而，在人民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代里，一九四二年的历史是再也不会重演了。想到这里，老年人是更加激动不安了。他們总是默默地向着火，听凭夜风把自己那花白的头发尽情地撫摸。他們多一份閱历，也便多一份經驗，愈覺得往事可哀，也便愈感到眼前生活的幸福。是的，他們当年怎能想象，在另一个比一九四二年的干旱更加严重的年头，会有这样的党和政府，分担他們的每一份焦虑和艰难，关切他們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产；他們怎能想象，在当年兵匪橫行的馬路上，会有最新式的汽車送来种子、粮食和农具；他們怎能想象，自己会有这样有强大的力量和信心去向老天爷造反，要地下的水倒流上来，听从自己的摆布；他們怎能想象，人間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全属于他們，都是他們自己的！这些他們过去不論怎样也是梦想不到的事情，現在象火一样在眼前燃燒，是这样鮮明确切。

你能想象他們是怎样地激动和不安？又有誰能用一組文字去交待干淨他們对旧社会的深恶痛絕和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

凡是参加我們那次抗旱的人，我想，都会永远記起那熊熊的火堆。因为它不但美丽、温暖，而且点燃了每一个人的理智和热情，叫他們懂得應該怎样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生活。

1957.11.于信陽

不 眠 之 夜

解 子

夜間，洞庭湖区刮起了七級大风，风在工棚上呼嘯着，刮得工棚的支柱咯吱吱响，加上混凝土拌和机的吼叫声，这黑夜中的大地，簡直象是沸腾了一样。可以想見，今晚洞庭湖里的水，一定掀起了几尺高的浪头。

天波湖建閘指揮部的年輕女秘书，自从晚上送走省指揮部来檢查工作的王指揮以后，就开始赶写一份詳細的汇报材料，由于文字能力的限制，想写的問題，总是不容易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而正确，时写时停，一直写了七个多钟头，还不能完工。室外的狂风好似故意捣乱，又时时打断她的思路，身边虽然摆有一盆炭火，手还是冻僵了。她并不感到疲乏，而是由心情的急躁和煩惱，現在很想躺到床上去。她一动不动的停凝思，然而思想怎么也集中不到要写的材料上去，只是信馬由缰，胡思乱想。

突然，她想起了那年近七十的王指揮了。王指揮坐着一個裝有發動機的小木船，在八百里長闊的洞庭湖區來往奔波，象一個諳練水性的漁翁，又象一個威武的水上將軍。那支小船在水里行進時，船頭象鴨脖似的抬起來，輕便靈活，速度飛快，不過也容易出事故。聽說那一次还是在風平浪靜的水面上也翻过一次，別人勸王指揮換一只船，他總堅持不肯。今天，天已經黑了，他却一定還要從這裡趕往另一個水閘工地——蘇月湖去。許多人都勸他明天早晨再走，特別是雷政委，他一再不許王指揮走，可是誰也沒有拗過那位滿頭銀發、性情固執得象塊石頭一樣的老指揮員，他还是匆匆地乘船走了。

“看看人家王指揮，”女秘書想，“老人家年近七十了，我呢，才剛剛十七，可想要躺到床上去，不害臊！”她把手在炭火上繞了繞，搓一搓，又開始寫起匯報了。

忽然，她從蘆葦泥壁的裂縫里，發現隔壁雷政委的房間里有燈火。已經快下兩點了，為什麼他還不睡呢？根據經驗，很快她就斷定雷政委一定又失眠了。事實也確是這樣，雷政委被風聲從睡夢中驚醒，突然，想起了一件令人焦慮的事情，然而對這事，他却無法採取措施，正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他目前只能焦慮，又焦慮……他在床上輾轉反側，大約在翻了十幾個身時，便開始抽煙，後來索性開亮了電燈。

這位幾乎還象個小姑娘一樣的女秘書，是到工地以後才認識雷政委的，沒好久，她就打心底里敬愛着這位政委了。

雷政委今年也是五十出頭的人了，膚色黝黑，身材高大，略微有些僵僵，面部長着稀疏的連面胡子，額上刻着兩條清皙皺紋，粗大濃黑的眉毛下，復蓋着兩只深邃有力的眼睛，但這眼睛也經常因睡眠不足而布滿紅絲。他是個有毅力的人，年輕的時候，性子激烈暴躁，經過長期鬥爭生活的鍛煉，這脾性

总算磨掉了，但是那颗遇事容易激动的心却仍然和青年时代没有两样，如果有了什么坠心的事儿不能解决，他会闹得彻夜不睡觉。在沒有調来波天湖建坡工地以前，他对于水利、鋼筋、混凝土是漠然无知的，对于这一行的工程师、技术人員也很陌生。为了领导这个现代化的水閘建筑工程胜利竣工，从踏上工地的第一天起，他除掉了解人的情况外，同时开始对工程业务进行了紧张的学习。他学得很仔细，不仅学施工知識，还要学有关鋼筋、混凝土、水利的許多專門知識，他老老实实的向工程师們学习，不耻下問。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他在短時間內可以学会的，于是便招来了不少个失眠之夜。別人說：“困难，不好学！”他說：“困难是困难，只要你真想学它，一定能够学会。”后来他到底取得了惊人的成績，以致于工程师們都很敬佩他，不敢輕易把他当白脖子领导看待。

雷政委还为工程进展速度迟缓失眠过，为恶劣的气候失眠过，为工人、干部的生活失眠过，不过，他也为所謂个人問題失眠过。那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他的妻子突然拍来一份加急电报，說六岁的女儿害白喉病危，希望他能回去一趟。然而他没有回去，只照样回了一份电报，請妻子好好給小女儿去医治，不要害怕，会好的。可是到晚上他自己却又失眠了。

雷政委只有这独独的一个女儿，还是1949年夫妻团圆的那年生养的。本来当他二十五年前离家参军时，妻子身边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儿子长到十六岁时，也象父亲那样参了軍，不幸就在十八岁那年春天牺牲了。那时雷政委担任着营长的职务，当知道这个消息时，十分痛心，他很想詳細地知道十八岁的儿子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然而不能，这父子俩分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在他的記憶里，儿子还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幼兒，是一个和父母一同忍飢受冻的幼兒，可是他現在竟

然……这位倔强的父亲和老战士暗暗的无声的流下了眼泪。当他的教导员跑来安慰他时，他却似乎已经遗忘了自己的悲痛，向教导员说：“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年青人还少么？并我不是唯一的失掉儿子的人，没有权利特别地难受……”

女秘书对于这位政委的敬爱，正是因为他在工地上逐渐地听到上面这些故事的时候才一天天增长起来的。然而这个豁达、开朗、热情又带有些稚气的姑娘，还不单纯是个赞美者，她还喜欢不自量力地去分担政委的忧虑呢！她常常用心地去体会政委的思想，尽自己的可能去帮助他。譬如，利用自己所有的一点数理知识，替政委解答问题，替他向医生要镇静剂，劝他吃少量的安眠药，又天真的告诉政委：当失眠的时候就数数字，数到100张后就能睡着了……等等。有时她还给政委讲故事说笑话，自己说完再央告政委也讲一段战斗故事，当政委为自己女儿的病势耽心时，她甚至偷偷地给医院里写了一封“严肃”的信。信上写道：“亲爱的医生同志，你们的工作一定很忙吧，可你们根本想象不到，你们正在治疗的那个小小的白喉患者的父亲，是怎样的爱着自己的女儿的，又是怎样的在为他女儿的病况担心。他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复去，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年人了，他非常需要休息。你们知道吧，他正在担任着建筑一个现代化水闸的领导工作，这座水闸的建成，关系着上百万农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今后的幸福生活呢！……嗨，不跟你们讲这么多，反正你们不懂这个，我只要求你们，必须很快的把那个小小的病人治好。懂吧，敬礼。”这封信使得医生们大受感动，但又非常生气。

“可是今夜雷政委又为什么失眠呢？他女儿的病不是已经好转了么？”女秘书这样想着，狂风仍在夜空中怒吼，她完全忘记写汇报材料了。她敲敲泥棚的墙壁间：“雷政委，你怎么

“还没有睡觉呵！”

“誰說我没有睡觉，我这不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

政委的回答，逗的女秘书咯咯的笑起来了。但她并没有就此罢休，还要寻找原因。

“我看哪，你真是个小心眼政委，工地上的情况我早就向你汇报过了，脚手架和工棚的防风工作都做得很好，你为什么还不睡觉？混凝土队正在倒右岸高导墙，刺墙第一层，工人们情绪很高，保证按计划在五时一刻完成还可能提前咧！钢筋工……”

“好了，秘书同志，”政委笑嘻嘻的笑了，“我承认你给我汇报的很清楚准确，我自己也亲自检查了这一切。”

“对呀，那你为什么还在床上打滚，要知道，你从昨天清早四点就爬起来，到现在还没有休息过一刻呀！”

政委听了只觉好笑。女秘书却又想起了前天夜里政委在给他妻子写信，便决心和他开个玩笑：

“呵，我明白了，政委一定是想家了。这也难怪哩，已经离家快三年了，这是人之常情，光写信还是解决不了思念的情意。不过，我们是来建闸的，总要使它不妨碍工作才对呀……”

“嘻嘻，你这一军将得厉害，”政委幽默的说，“差一点把我将死了，不过还没有死。我说呀：一般的讲，我们这些老头子，在这方面远远赶不上你们青年人那样……怎么说的？……那样——热烈。”

“这是谁发现的真理呀！”女秘书有点害臊了，但她一点也不让步，马上接着说，“简直荒唐极了……”

“好吧，咱们的争论暂时中止好不好？……你赶紧给我接苏月湖的电话。”

“怎么，苏月湖？”

“对，苏月湖。”

女秘书开始喂喂的要着电话，她还是沒有猜透政委的心事，心里怪难受的。苏月湖也是个建闸工地，和天波湖是平行单位。使女秘书不明白的是，苏月湖与雷政委的失眠究竟有着什么关系呢？

女秘书喂喂了许久，又和总机发了一通脾气，电话这才接通。雷政委从隔壁房间里走过来，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投射在芦苇泥壁上。

“喂，你是苏月湖吧！”政委拿起了话筒问。“……請問你呀！省指揮部的王指揮到你們那里来了吧？……哎……来了，……沒有？……同志，肯定一些。来了？……来了，对吧？……好好，什么时候到的？……安全吧？……刚到！好好，謝謝你。”

这一下女秘书全明白了。王指揮坐的那支小木船不是在平静的水上也会出毛病嗎？何况他走后湖上很快就刮起了大风，而且到现在风不是还在工棚上奔腾狂舞么？女秘书感到很惭愧：她怎么沒有想到王指揮的安全問題呢？

“还算好，”雷政委說，“要是万一出了事，我們的良心要受責备的。……不管如何，剛才我总是不能放他走的。这是政治上一次极端的疏忽……”

“是啊，可是我什么都忘了。”

雷政委见她有些难过，便又象安慰又象玩笑似地向她說：“小姑娘，你忘了的事还不止一桩呀！看你光顧着催我睡覺，你自己却忘了休息！”

风依然在夜空中呼嘯狂舞，工棚的支柱一直沒有停息它那咯吱吱的呻吟，远处傳来了混凝土拌和机那坚韧的吐吐声。雷政